

杜牧集繫年校注

第一册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 杜牧集繫年校注

第一冊

吳在慶 撰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杜牧集繫年校注:典藏本/吳在慶撰. —北京:中華書局,2016.10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978-7-101-11629-8

I. 杜… II. 吳… III. ①唐詩-詩集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國-唐代 IV. I214.2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48507 號

責任編輯:俞國林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杜牧集繫年校注(典藏本)

(全四冊)

吳在慶 撰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50¼印張·10 插頁·1200 千字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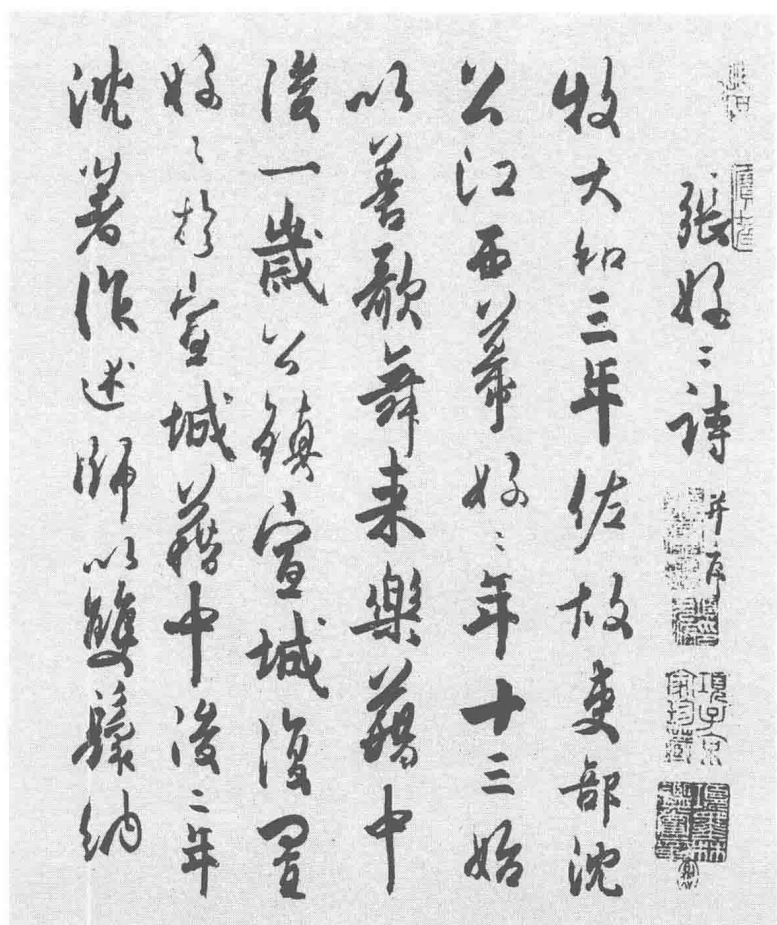
印數:1-3000 冊 定價:228.00 元

ISBN 978-7-101-11629-8

本書爲

全國高校古委會古籍整理研究項目  
安徽師範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學術叢書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杜牧《張好好詩》手跡，故宮博物院藏

樊川文集第一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阿房宮賦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  
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  
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  
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囷囷焉  
蜂房水渦蠹蟻不知乎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  
雩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東  
西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

## 前言

「小杜文章天地並」(王崇《池州府志》卷八宋邦輔《登齊山怡亭》詩)，這是前人對杜牧詩文的贊譽。獲得這一盛譽，乃在於如清人翁方綱《石洲詩話》中所稱贊他的「真色真韻，殆欲吞吐中晚千萬篇」。杜牧獲得如此盛譽，故歷代以來其詩賦膾炙人口，他的《樊川文集》是人們所最喜愛的晚唐文集之一，而古典文學界對於他的研究一直盛而不衰。

### 一

杜牧生於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公元八〇三)，字牧之，唐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是中唐著名宰相、撰有《通典》二百卷的杜佑之孫。杜牧自小深受祖父影響，承繼杜佑的經世致用之學，於「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樊川文集》卷十二《上李中丞書》)均頗關注，揣摩研究，故少小即懷經邦濟世抱負。大和二年，杜牧進士及第，當年又制策登科，授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江西團練巡官，轉監察御史裏行、御史，淮南節度掌書記，拜真監察，分司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

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皆兼史職。出守黃、池、睦三州，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周歲，拜中書舍人」（《樊川文集》卷十《自撰墓誌銘》）。大中六年十二月卒於中書舍人任，年五十。

杜牧胸懷壯志，頗有匡世濟民抱負，故其詩文頗有憂國憂民的干時之篇，這一點在過去一般人中是缺少認識的，多有以風流放浪才子目之者，這實在是耳食之見。其實他的政治抱負前人已有揭櫫，如清人吳錫麒在《杜樊川集注序》中即有精要的評說：「牧之內懷經濟之略，外騁豪宕之才。當其時，藩鎮方張，朝廷多事；五諸侯並起，欲逼天間；十常侍未除，先驚帝座。屯蜂畫聚，社鼠宵行。江充既兆亂於犬臺，賈誼轉埋忠於鵬舍。往往激昂狂節，搖蕩愁旌；陳兵事之書，一麾願乞；揭《臯言》之目，三別奚辭。觀其《獨酌》成謠，《感懷》發詠，固非徒以一己牢愁之語，托之無端綺靡之詞者也。而乃偃蹇幕僚，浮沉朝籍，攬霜毛於春鏡，裹雨褐於秋船，茹鯁空憂，叫閭無助。惟是留雲夢裏，中酒花前，憑街子而說生平，對擣菹而論心事。綠葉成陰之慨，青樓薄倖之名；壯志飄蕭，才人落魄。此又寫深情之帖，莫喻纏綿；讀《小雅》之篇，難名悱惻也已。」（見馮集梧《樊川詩集注》前附）《新唐書》本傳稱「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甘、李中敏、宋劄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舊唐書》本傳亦贊「牧好讀書，工詩爲文，嘗自負經緯才略。武宗朝誅昆夷、鮮卑，牧上宰相書論兵事，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間，盛夏無備，宜五月中擊胡爲便」。李德裕稱之。注曹公所定《孫武十三篇》行於代」。前人這些贊譽之



辭並非虛語，我們僅舉幾個事例即可印證。杜牧二十餘歲尚未出仕時遊同州澄城縣，即寫下了反映民生疾苦的《同州澄城縣工倉戶尉廳壁記》，指出「嗟乎！國家設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尺寸之刑。今此咸墮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潤壑自爲防限，可不悲哉！使民恃險而不恃法，則劃土者宜乎牆山漚河而自守矣，燕、趙之盜，復何可多怪乎？」（《樊川文集》卷十）大和元年李同捷反叛，朝廷出兵討伐，杜牧作《感懷詩》抒發感慨與志向，中云「關西賤男子，誓肉虜杯羹。請數係虜事，誰其爲我聽。蕩蕩乾坤大，瞳瞳日月明。叱起文、武業，可以豁洪溟。安得封域內，長有扈苗征。七十里百里，彼亦何常爭。往往念所至，得醉愁蘇醒。韜舌辱壯心，叫闥無助聲。聊書感懷韻，焚之遺賈生」。出仕後，他更爲關注國家大事，作有《罪言》、《原十六衛》、《戰論》、《守論》等名篇，直陳唐歷朝與當世得失，提出治國治兵方略。其卓傑之見，爲《資治通鑑》所采錄。詩人也敢於追究前朝君主之非，其《華清宮絕句三首》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揭露與譏刺是何等辛辣，可見詩人的憤慨之情。會昌二年八月，回鶻烏介可汗率衆入侵，朝廷發兵抗禦，時杜牧在偏僻的黃州任刺史，慨然而作《郡齋書懷》，抒發感憤云：「北虜壞亭障，聞屯千里師。牽連久不解，他盜恐旁窺。臣實有長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議，食肉寢其皮。」又有《郡齋獨酌》詩吐露自己的報國壯志云：「平生五色綫，願補舜衣裳。絃歌教燕、趙，蘭芷浴河湟。腥膻一掃灑，兇狼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壽域富農桑。孤吟志在此，自亦笑荒唐。」又賦《早雁》詩：「金河秋半虜弦開，雲外驚飛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

聲來。須知胡騎紛紛在，豈逐春風一一迴。莫厭瀟湘少人處，水多菰米岸莓苔。」表現了詩人對於因回鶻入侵而流離失所的邊地人民的深切同情與關懷。這些詩文均可顯露詩人的匡世報國情懷。這種情懷即使在他自感受到排擠而遠守小郡時也是如此。會昌年間，李德裕主政，杜牧自認為受到李黨的排擠而外任，儘管時有牢騷，但他仍然關注時事，作《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上李太尉論江賊書》，熱心向李德裕建言獻策，為解除內憂外患而盡心盡力，顯示了一片赤誠報國之心。

杜牧為人剛直敢言，富有正義感。他厭惡諂媚取容，趨炎附勢。當權奸當朝，宦官跋扈，正直之士如李甘、李中敏受到打擊排斥陷害時，杜牧對他們的遭遇深表同情，作《李甘詩》、《李給事二首》、《哭李給事中敏》等詩贊揚他們的氣節，對權奸的胡作非為表示了極大的憤恨。

不可諱言，杜牧的詩文中也有他的消極情緒乃至風流放蕩的成份，尤其其詩歌為如此。如在他自認為自己剛直敢言而受到排擠時，在《除官歸京睦州雨霽》詩中即言：「姪女真虛語，飢兒欲一行。淺深須揭厲，休更學張綱。」《自遣》云：「四十已云老，況逢憂窘餘。且抽持板手，却展少年書。」《大雨行》嘆老悲傷云：「今年鬪茸鬢已白，奇遊壯觀唯深藏。景物不盡人自老，誰知前事堪悲傷。」而其《遣懷》、《兵部尚書席上作》等詩，正如繆鉞先生所說「也都表現了他的不羈之行、聲色之好」（《樊川詩集注·前言》）。不過這種詩文畢竟不多，不能以偏概全，以瑕掩瑜。

杜牧儘管不以文論家稱，但他也有自己的文學主張，值得重視。他《答莊充書》的這段話是頗有見地的：「凡爲文以意爲主，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闐闐，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這裏杜牧強調了「意」在文章中的首腦關鍵作用，同時也指出了「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應該說這樣的主張是畫龍點睛之見，同時又頗爲圓融全面。本著這種見解，儘管他在《李賀集序》中高度地評價了李賀詩歌在詩歌藝術表現技巧上的成就，但對於他詩歌的內容仍有不足之憾：「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爲，無得有是！……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同樣也是強調了「理」在文中的主腦地位，故他對於那些有違於「理」，乃至於在他看來不合「仁義」標準，不夠健康的「纖艷不逞」的詩歌進行無情的譴責，以此他在《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中一方面稱贊李戡「所著文數百篇，外於仁義，一不關筆」。同時借李戡之口批評了元、白某些「纖艷不逞」的詩歌，云：「嘗曰：『詩者可以歌，可以流

於竹，鼓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濃厚，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嘗痛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媿語，冬寒夏熱，人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這一對於元、白詩歌的批評，後人所見不一，議論紛紛，甚至有反唇相譏者。平心而論，杜牧借李戡之口對於元稹、白居易某些詩歌的批評，儘管過於激烈，甚至偏激，但是如果以杜牧主張的詩文應以理爲主，講究仁義教化功用，則這一段批評仍然不失爲擊中元、白某些艷體之作的要害。

杜牧對於自己的詩歌創作曾有所表白：「某苦心爲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樊川文集》卷十六《獻詩啓》）實際上，杜牧的詩文創作大都是頗爲「苦心」而「求高絕」的，因此無論詩、文、賦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後人對於杜牧詩文也頗爲推崇，以致有和李商隱並稱爲「小李杜」之稱。

## 二二

杜牧現存的賦有三篇，其中尤以《阿房宮賦》爲著名。據《唐摭言·公薦》所載太學博士吳武陵即極爲欣賞杜牧這篇賦，並極力推薦給主持進士科考試的禮部侍郎崔鄆，杜牧遂因此及第。此賦不僅末尾的「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

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一段之精彩的警世之言爲人所激賞，就是「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鬢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迴也，輾輾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見者，三十六年」一節，對於秦宮人的描摹也極爲細膩傳神，其妍姿麗容、翹盼望幸之神態仿佛可見。即是他的另一篇《晚晴賦》，對於紅菱的刻劃也頗可見其賦筆之精彩：「復引舟於深灣，忽八九之紅菱，姍然如婦，斂然如女，墮蕊駢顏，似見放棄。白鷺潛來兮，逸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

前人極爲推崇杜牧的詩歌，誠如翁方剛所評：「小杜之才，自王右丞以後，未見其比。其筆力迴斡處亦與王龍標、李東川相視而笑。『少陵無人謫仙死』，竟不意又見此人。只如『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自說江湖不歸事，阻風中酒過年年』，直自開、寶以後百餘年無人能道，而五代、南北宋以後，亦更不能道矣。此真悟徹漢魏六朝之底蘊者也。」（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二）前人常以「俊爽」、「宕而麗」、「雄傑」、「豪健」、「寓少拗峭」、「雄姿英發」等語品評杜牧詩。這些評語，我們可以歸納爲俊爽峭麗，雄健勁邁。他的有些詩歌風格上偏重於俊爽峭麗，有的則以雄豪勁健見其神采，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神采飛揚，氣勢不凡，給人生氣勃勃的超拔之感。這一類詩歌如其《長安秋望》一絕即如此：「樓倚霜樹外，鏡天無一毫。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又如七律《九日齊山登高》：「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

歸。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暉。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獨霑衣。」此詩誠如潘德輿所稱「竟體超拔，俯視一切」（《養一齋詩話》），雖感慨繫之，但又豪爽灑脫；雖不無頹放之意，但骨子裏則憤激不平，英雄之氣仍存。詩寫到如此揮灑自如感慨萬千，真可稱「小杜最佳之作」（高步瀛《唐宋詩舉要》本詩下引吳評）。

總體看來，杜牧的詩歌尤以七律七絕爲精彩，其詩俊爽清麗，流情感慨，此誠如繆鉞先生所說：「獨能於拗折峭健之中，有風華流美之致，氣勢豪宕而又情韻纏綿，把兩種相反的好處結合起來。」（《樊川詩集注·前言》）如《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時牧欲赴官歸京》、《早雁》、《洛陽長句》、《九日齊山登高》、《寄揚州韓綽判官》、《題禪院》、《江南春絕句》、《酬張祜處士見寄長句四韻》以及《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詩：「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澹雲閑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皆如此風調。這也是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籤》卷八引徐獻忠說：「牧之詩含思悲淒，流情感慨，抑揚頓挫之節，尤其所長，以時風萎靡，獨持拗峭。」其七絕多有名篇，被翁方綱推崇爲「直自開寶以後百餘年無人能道」（《石洲詩話》卷二）。其特色在於常是托興幽微，遠韻遠神，雋永優美，富有情韻，而又顯得玲瓏剔透，雋妙天成，蘊藉含蓄，如《寄揚州韓綽判官》：「青山隱隱水遙遙，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又如《題禪院》詩：「舣船一棹百分空，十歲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還如《鄭瓘協律》詩：「廣文遺韻留樗散，雞犬圖書共

一船。自說江湖不歸事，阻風中酒過年年。」此外像《泊秦淮》、《江南春絕句》、《題桃花夫人廟》、《題村舍》、《山行》、《齊安郡中偶題二首》之一、《過華清宮絕句三首》等等皆是。這類詩不僅富有盛唐絕句的含蓄蘊藉、風調流美之致，而且立意驚警，寫景言情，饒有韻致，顯出一片杜牧特有的風情神采。

當然杜牧律詩絕句可稱者還很多，此不一一。這裏還想說說他的詠史之作。杜牧的詠史詩多為以議論驚警見長的七絕如《題商山四皓廟一絕》、《雲夢澤》、《題烏江亭》、《赤壁》等。這類詩作雖說好議論，然常帶情韻以行，故別有意蘊風味又喜用翻案法，以此寄寓詩人特有的識見。此正如清人趙翼所論：「杜牧之作詩，……立意必奇闢，多作翻案語，無一平正者。」（《甌北詩話》卷十一《杜牧詩》）其好處是「無中生有，死中求活，非淺識所到」（謝枋得《疊山先生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三）。又可以收到跌入一層，正意益醒之效。不過也容易引來後人的誤解。如宋人許顥謂：「杜牧之作《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謂赤壁不能縱火，為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彥周詩話》）其實這是誤解了杜牧詩意，故清人薛雪《一瓢詩話》駁云：「樊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妙絕千古。言公瑾軍功止藉東風之力，苟非乘風力之便，以破曹公，則二喬亦將被虜，貯之銅雀臺上。『春深』二字，下得無賴，正是詩人調笑妙語。許彥周謂：『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

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此老專一說夢，不禁齒冷。」同樣的宋人胡仔也批評杜牧謂「至《題烏江亭》，則好異而畔於理。……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爲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五《杜牧之》）。所批評的只是就其「好異而畔於理」，但杜牧詩的真正意蘊却不在此。應該說，他的詠史詩在立意上是頗有創意的，表現了他的獨到見識；而其好議論的特色，對於後來的詠史之作也產生影響。

杜牧是晚唐承繼韓愈古文傳統的優秀散文家，他不僅在語言上堅持用散體，而且在理論和創作上也秉持古文運動的主張，他的散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政論文，如《戰論》、《守論》、《罪言》、《原十六衛》等，均是縱論國家政治、軍事、社會民生等方面所存在的問題或弊病，表現了他的「輔國救世」的理想抱負，而且所論切中時弊，見解深刻，語言明白曉暢，故多爲司馬光《資治通鑑》所采錄。類此的文章尚有《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上李太尉論江賊書》、《上昭義劉司徒書》、《上宣州高大夫書》、《同州澄城縣戶工倉尉廳壁記》等等。他的散文多是有感而發，以議論見長，條分縷析，寓意深刻，縱橫奧衍，誠如其甥裴延翰在《樊川文集序》中所評：「竊觀仲舅之文，高騁復厲，旁紹曲摭，絜簡渾圓，勁出橫貫，滌濯滓窟，支立欹倚。呵摩皴瘵，如火煦焉；爬梳痛癢，如水洗焉。其抉剔挫偃，敢斷果行，若誓牧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前衡後鑿，如整冠裳，祇謁宗廟。其聒蟄爆聾，發不慄，若大呂勁鳴，洪鐘橫撞，撐裂噎暗，憂切《韶》《濩》。其砭熨嫉害，堤障初終，若濡槁於未焚，膏癰於未穿。栽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醜養瘠，堯醜舜薰，斯有意趨賈、馬、劉、班之



藩牆者邪。」裴延翰親炙於杜牧，自小即受到杜牧的「率承導誘」，杜牧「凡有撰制，大手短章，塗稿醉墨，碩夥纖屑，雖適僻阻，不遠數千里，必獲寫示」（《樊川文集序》）。他對杜牧文的評價應該是中肯可信的。

#### 四

杜牧於大中五年冬得病將卒前，囑託其甥裴延翰爲他編文集，因此《樊川集》二十卷即是裴延翰遵杜牧之囑而編成的，這些詩文多是可靠的。但是宋人又搜羅有《樊川別集》和《樊川外集》各一卷，今存《四部叢刊》影印明翻宋刊本《樊川文集》二十卷外即附有《樊川別集》和《樊川外集》。南宋時又有據傳是杜牧的《續別集》三卷，但當時劉克莊在其《後村詩話》中即指出「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是許渾詩。牧仕宦不至南海，而別集乃有南海府罷之作」。《續別集》今已不見，但《全唐詩》卷五二六所收的杜牧詩大致即是來源於《續別集》。清人馮集梧著《樊川詩集注》即將《全唐詩》此卷詩校補爲《樊川集遺收詩補錄》，並另輯有《樊川詩補遺》，然上述兩部分詩作不僅多有僞作，而且《樊川詩補遺》也有已見於《全唐詩》者。今存杜牧較好的集子尚有景蘇園影宋本《樊川文集》，乃清楊守敬使書手就日本楓山官庫中藏本影摹，其中有《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又有朝鮮刻本《樊川文集夾注》（下簡稱「夾注」），乃明正統五年朝鮮全羅錦山刻本，正集四卷，外集一卷。卷末有「正統五年六月日全羅道錦山開刊」牌記一行。牌記後爲鄭方坤跋，